

在逆光中

——意大利文化散步



[德] 约阿希姆·费斯特◎著

苑建华 张晓玲 于芳◎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在逆光中

——意大利文化散步

〔德〕约阿希姆·费斯特◎著

苑建华 张晓玲 于芳◎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IM GEGENLICHT

Copyright© 2004 by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ROWOHLT VERLAG GMBH 通过北京华德星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逆光中:意大利文化散步/(德)费斯特著;苑建华,张晓玲,于芳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117-0804-5

I. ①在…

II. ①费… ②苑… ③张… ④于…

III. ①游记-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0940 号

在逆光中:意大利文化散步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董 巍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站 南方的沉默 关于西西里的笔记	/ 5
第二站 处处皆是特洛伊 在爱奥尼亚海岸	/ 117
第三站 不幸与狂妄 那不勒斯和坎帕尼亚	/ 169
第四站 消失的墓穴板 关于罗马的片言只字	/ 245
跋 西西里逃亡 (沃尔夫冈·布舍尔)	/ 327



引 言

本书的作者在游历意大利南部的数年间，逐步完成了对整本书的构想。首先介绍西西里，然后是爱奥尼亚海岸，接下来是加拉布里恩（Kalabrien）、那不勒斯，最后是罗马。

最后一站选择罗马，显而易见，作者选择的路线不同于传统的意大利旅行路线。但正因为路线不同寻常，一些“意大利通”才更倾向于这种选择，避免在不经意间陷入游览意大利的窠臼——那些在各类旅游书籍和游记中都能看到的内容。卡尔·菲力普·莫里茨早在18世纪末期就写道，人们总习惯在意大利“仅仅走马观花的看看，消磨时间，过眼即忘，不作任何思考”。

在过去几年中，作者把自己对意大利南部的各种印象，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一一记在便签上。一开始，作者只是希望集中自己的游历笔记，但随后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把这些笔记分门别类、按照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理起来。也许只有记下来的东西才真正属于我们。无论如何，抱着要整理游记的心态去旅游，总会拥有更大的好奇心，更批判的眼光，更浓厚的求知欲。书写丰富了我们的体验。

促使作者撰写此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和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传统、成熟的生活方式和整个国家的外部形象都在经历一种转变。19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担忧意大利的现状在未来将会不复存在，这种担忧开始变成现实。比如说，西西里在短短几年间就发生了彻底变化。不仅仅是西西里岛上几代人以来由傲慢、贫穷和宿命论混合而成的社会状况首次发生了变化，而且以这里忧郁著称的风景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模样，维尔加（Verga）和兰佩杜萨

(Lampedusa) 笔下的西西里岛已逐渐消逝。

无可争议的是，西西里岛的转变和文明的进程紧密相关。但其代价也不容忽视。这本日记的书写目的之一就是，在美景永久消失之前，记录下当前的一切。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风貌，当地的人文特征也和其他地方有显著差别。长久以来，这都是人们探索陌生地方的动因之一。某本书曾提到过，随着文明进程进入不同的阶段，旅游也改变着自身的特点。它的魅力不再和从前一样存在于发现未知之地，而是更多的在于，试图把游览时的所见所闻留存到记忆中。当时的一切也许会保持到将来，也许会随着世界文明进步的脚步成为过去。

这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无论在哪里，这样的损失都极为沉重。在意大利，人们可以比在其他地方产生更深刻的感受。回想一下从前的意大利，有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力。最晚从骑士团和教育之旅的时期开始，欧洲人无论来自何地，都对意大利怀有一种归属感：拥有自我意识、令人难忘的景象和概念、各类科学、艺术和有序的共同生活。

这一观念早就开始产生影响，从未被遗忘。很多人奔向意大利南方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是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和持续的合法性，然后是抚慰众生的教堂。意大利一面继续散发着自身魅力，一面在文艺复兴中发展成为欧洲最富有、最有修养却又最无礼的国家，其后又成为教育、品味和城市化交往方式的标准，不断吸引着其他地方的人们。最终，意大利在陷入无力、沉沦的时刻，变成了一个田园般的幻想，变成了人们脑中关于大理石、柠檬和南方纯真的各种神话。如沃尔特·本杰明提到的，如果说有某一个时期适合梦想，那一定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那时的意大利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包容梦想家的想象。

其间逐渐出现一种看法，即向往意大利的各种原因只是一种表象，其下掩藏着人们对自由的地中海式生活的渴望。看，似乎意大利的幸福都是在更轻松的生活里寻觅和发现的。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意大利抱有这样的期待。

实际上，意大利人的个人主义、对现实的认识、对自我的坚持，使得意大利有别于欧洲的其他国家。管制少，约束少，无聊也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更多陋习和混乱。如果说从前的游客在感受意大利的自然风光和观赏如画的宫殿之外，常常在惊叹中经历对该地渐趋荒芜和道德败坏的失望，如今的游客遇到的则是类似毫无头绪的陌生感、意大利的落后和无政府主义，难以理解这种混



乱状态会出现在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同样令人费解的是，缺乏在组织管理的情况下，意大利在众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意大利人以高超的艺术克服了危机，这在旁人眼中不啻于一场幻想剧。

然而，每年仍旧有越来越多的人前往直意大利。去旅游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不少人去意大利还是和从前一样，为的是逃离家乡完美、规范的世界，也即人们所称的“疲惫的北方”（意指北方的生活沉重而寡淡，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特点）。对外面的世界而言，意大利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深刻地受到现实的冲击。但似有奇迹出现，抑或是通过努力，意大利基本上成功地坚持了自己的特色。

某些方面表明，在条件发生变化之后，意大利这个国家长期具有典范性。总体而言，意大利和其周边国家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只不过基于历史和经验，使得它对于发展采取了更宽松闲适的应对姿态。意大利人的建议强调一如既往，能淡化我们的思维习惯和偏见，减少我们放眼未来时心存的强烈不安。

我常常觉得，旅行者在意大利除了了解欧洲艺术和其他事物的共同起源之外，比在其他国家能更好地了解自身。因此，本书中经常会说到一些家乡的情况而不是意大利本身，这是在观察不同之处的过程中发现的。因为人们到哪里都保持着自身的特点，不同之处成就个人特色。歌德在意大利曾写到，如此旅行只为在事物中认识自己。

在上述众多因由之外，构思本书还出于个人原因。将此书献给自己和朋友们作为娱乐消遣，想念因撰写本书而走到一起的同事，对他们的协助表示万分感谢。

第一站

南方的沉默

关于西西里的笔记



乘船前往西西里

雾气氤氲的早晨。在里吉欧（Reggio）听说了关于海市蜃楼的事。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人们可以在晨光中从岸上看到西西里岛似乎漂浮在海面上。不过这一幕自然景象并未出现。

摆渡停稳之后，从狭窄松动的台阶上了甲板。晨风吹来凉意，身边是带着前夜倦色的面孔，他们皆竖起高高的衣领，挤在围栏边。所有人都眺望着西西里，在波浪起伏的海水中逐渐靠近。行至一半，墨西拿后面高高耸立的山峰出现，影影绰绰显现出房屋的轮廓，越来越有立体感。所以说，在晨雾中看西西里岛，你离她越近，就觉得她越高。每当船只遇到海浪，站立在各处观望的人总会被溅湿，他们因怀着对西西里的期待，仍旧站在原处。只有几个年长的旅客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续上一段

在海岛上旅游，到达时的感受很特别。前往维也纳、马赛、佛罗伦萨时，尽管也有上千公里的距离，甚至更远，但人们总是知道自己还在原来的世界里。然而，里吉欧与墨西拿，或者加来（Calais）与多佛（Dover）之间的短短距离，却让人觉得踏上了陌生的领地。大海创造了神奇的距离感。

墨西拿

给工程师打电话。我们约好晚上见面。他说，他想带我见几个朋友，因为他得去北方待一段时间。他这么说，好像是要去一趟汉堡或者哥本哈根，但其实他只是去图林。意大利北方人总是把西西里描述成一个陌生的世界，古老废旧的地区，更像是非洲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在欧洲，像以前在地图上被绘图工作者标记为有狮虎出没的那些空白地方一样。甚至意大利也远离西西里。

在途中

下午继续前往息拉柯斯（Syrakus）。沿海修建的公路已经陷入暮色。右侧的山麓雾气蒙蒙，呈现出各种形状。西西里的外貌，在这里看看那里瞧瞧的过程中，早就被抛在脑后了。这曾经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晦暗场所，妖女在此聚会跳舞，让人联想到女巫鲍玻（**Baubo**，丰收和农业女神得墨忒耳痛失爱女时，鲍玻嘲笑——译者注），而不是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希腊神话中冥界的王后——译者注）。不过，目光一旦转到山谷，就会看到阳光闪耀在毫无遮拦的山地上。

作者案语

每个游客带着对此地的错误设想而来，又带着错误的印象离开。他们在这里发现的不过是自己的想象，而非令人感到陌生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识别出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

卡塔尼亚（Catania）

离开了公路，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行驶，经过贫困的郊区，进入市区。奥斯提亚（Ostia）的朋友帮我约好和格努·卡洛（**Gnu Carlo**）见面，他们不无讽刺地用西西里语中的“先生”称呼他，且补充道，此人是“朋友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将会有人进一步帮助我。

他在内城的一家餐馆等我。一个小个子的严肃男人，好容易才看见他坐在桌子后面，头发几乎垂到额头中间。他说，我不应抱有太大希望，这里的人们十分害羞，基本上对外来人没有信任感，他也只能求助于一个中间人。

下午他在布鲁克利（**Brucoli**）还有事，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布鲁克利位于塔尼亚（**Tania**）和息拉柯斯之间，处于一条狭窄河流的入海口。那条河流在多孔的地表形成了深深的峡谷。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在古代曾是一个广场，内陆的林地尼（**Leontinoi**）在这里延伸入大海。

今天，在河岸上竖立着诺曼时代留下来的城堡，城墙上满满地覆盖着明黄色的法兰西菊。去往市里的街道一片沉寂。从河对岸的度假村传来令人麻木的



敲打声，似乎什么人在不断的打击铁轨。持续不断的声音反而让人觉得四周更加安静了。我们在集市广场分头而行。

继续前往息拉柯斯

扩建后的马路两侧是丑陋的住宅外墙。再远一点，是宽阔的风景、成堆的垃圾。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一个路牌指示，斜插在地面上：叙拉古（Siracusa），阿格里琴托（Agrigento），塞利依特（Selinunte）。要把这些名字带给人的激动之情与其给人造成的印象结合起来，还需要费些力气。只在脑海中，这个岛屿成为了值得回忆的纪念之地。

奥古斯塔（Augusta）

当我靠近城市前方的丘陵腹地时，马路的另一侧过来一个农民。他骑在自己的马上，似乎在鬃毛后面突然冒出来。马鞍两侧都挂着篮子。他的目光僵直，面朝前方，仿佛根本没有觉察到身边来来往往的汽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在炽热的空气中，盘旋着的云朵般的烟尘，围住马背上的人，进入各种褶皱中。农民的脸上、眉毛已白，伤口已经结痂，也许覆盖万物的迷雾营造出雕像般的景象。在其后陡峭的海湾中隐藏着奥古斯塔油港的迷宫：集装箱、原油体系、闪烁的灯塔。仿佛两个时代在极端的象征符号中相逢。

息拉柯斯

要是从卡塔尼亚来，首先会发觉此处的颜色变化有所不同。在卡塔尼亚，偏黑的火山石铺平了巴洛克风格的店面，带有怀旧的、灰烬般的光泽；而在息拉柯斯则采用了明亮色彩，几乎是银色的石灰石，完美的调节了下午斜落的日光下建筑物造成的视觉冲击。

夜幕初降时我到达了住所。是一个周日。从广场传来一阵阵的嘈杂声，隐约能分辨出嬉笑声和脚步声。他们聚集在楼下，总是有某个人着急的打着手势表达自己的想法。其他人则手挽手上上下下，沉浸在完全的信任感中，沉浸在所谈论的琐事、阴谋或者丑闻中。几乎所有人都身着深色衣服。在这样的外表下，也在没有女性的场合中，集市的传统才能继续保留：和在所有其他意大利

城市一样，出于对古迹的尊重，把广场设置在集市或者辩论地曾经所在的位置。

在另一侧，一条狭长道路的入口，几个年轻人围在他们的摩托车边。不时地有人按响摩托车，其他人在关注，在墙壁上多重反射的声波会产生什么噪音效果。我离开该地的时候，他们一边叫喊、打手势，一边开车，穿过不开车的青年身边。渐渐的，在远处的街道，喧哗声淡去。

阿奇雷阿里（Acireale）

在小渔港吃晚餐。几支帆船停在堤边。餐馆把桌椅摆放在围绕码头的街道上，只留出窄窄的过道，车辆的来往因此变得缓慢。不断有大堆人从黑暗中走到街道上，来到这个灯火辉煌的小广场。

工程师带来几个朋友，他们对我这个陌生人既好奇又重视，和以前的旅游者提到过的一样。外来人对西西里的印象和兴趣都让他们十分满足，但同时他们似乎也不那么轻松，生活在文化的边缘地带，处于被轻视、被看低的地位。

店家将几张桌子拼在一起，然而很快，拼出的大餐桌就成了杯盘狼藉的战场：到处是碗碟，粘着黄色的油脂，吃剩的肉，面包碎，骨头渣，酒杯，酒瓶。几乎所有人都不爱把旅行中的每件事都预先计划好。西西里岛上的每个地方都可以驾车在几小时内到达。开车游览西西里，可以更好的了解西西里的原貌。

后来，港口这一带逐渐清静下来，只剩下几张桌子还有客人，这才第一次听到了海浪起伏的声音。在临近港口的某栋房子的阳台上，有位老人一直站立了几小时。他披着羊皮大衣，静静地伫立在暮色中，看着来来往往的一切。

我不记得是谁先看见他的。反正东·卡里奇奥（Don Calicchio）开始谈起阳台上的那个人。他说，那人的身影几乎可以代表西西里岛居民的形象：安静，在阴影中观察事物，充满了厚重的不信任感。虽然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明显打上了过去留下的烙印。三千年的历史交替，已经融进西西里人的血液中。不断征战掠夺。先是多利安人和腓尼基人，然后是希腊君主和古罗马的地方长官，接下来是伊斯兰和诺曼人统治者，霍恩施陶芬和安茹的进军，天主教掌门人，加里波第和皮耶蒙的小君王，最后是墨索里尼，德国人以及美国舰队。他总结说，所有的征服者，不管来的时间是长是短，都意味着压制。现在，各地的人们都到这里来，友好、热闹、带着汗水，是进



人，不再是剥削，更不是压制。来西西里的人只是在岛上过一段舒服日子。当我深深的思考他的话，似乎觉得他的视角对于在座的各位而言十分沉重。

来自笔记

在场的某个人说，西西里岛从来不夸耀自己。人们必须去亲自发现他的一切。但岛屿自古以来的自我防御本能始终存在。

作者案语

道别时，东·卡里奇奥建议我按照自己的鉴别来记录游客认为和西西里有关的各种概念和图片，在旅行结束时比较自己原先的设想和实际经历。

回到酒店后，我写下：人和自然的力量，古代遗迹，非传统风格的建筑。毫无关联却又毫无疑问融于彼此的历史篇章，其中的细节已经清晰呈现出来：骄傲、贫穷、落后；小村庄似沉睡在炎热的正午；并不强烈的英雄主义，源自年岁增长以及无谓的抗争，虚幻无常，而非与实际的历史有关；灰烬与虚无——这是数年前在西班牙一位贵族的石棺上看到的文字。

息拉柯斯

各家商店逐个拉起卷闸门的声响，把我从沉睡中唤醒。这是意大利独有的声响，绝对不会和其他地方的声响混淆。细小的街道还处于黑暗中。食品店的斜对面，店主正在往地面上洒灰泥，然后将锯木屑撒在上面。不过，广场已经灯火通明，满载着人群和嘈杂声。

楼下，我离开的时候，门口的招牌还没挂上。皮沙发上，报纸和搁好的餐具之间，一只小猫拨动着已经干枯的鱼头。在街尾的酒吧喝了咖啡。

息拉柯斯

朝广场走去，这才感受到地中海地区带来的震撼。如果你从北方来，可能在乘坐飞机到达那不勒斯时感觉最为强烈。体验南方摄人心弦的魅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空的清澈、湛蓝，以及几近令人窒息的炎热。到处是大片的颜色。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在无意间卷入了拥挤而骚乱的人群中，杂乱无章地随

着人流移动。类似的场景常常出现，对生命的表达显得幼稚而贪婪。

一直在重新设想那些极少敞开胸怀的人们。

声音细细密密，是南方开放的喉音。每次被认出是外国人，都感到同样快乐。临近中午时分，所有的广场和街道眨眼之间变得空空荡荡，似乎一切都被看不见的物体吞噬掉，在适应之初还是意外的打断了重要的安息日，先前还活力四射，现在立刻变得昏昏欲睡。

息拉柯斯

早上穿行俄耳提吉亚岛（Ortygia），古代的息拉柯斯就在这片土地上形成。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清楚的告诉人们，融汇是意大利的天才所在。目光所到之处，全是古代的遗迹。就像长长的海岬深入大海，在历史长河的某个瞬间，这里建起了宏伟的宫殿。然而一切都发生变化，变得独一无二。息拉柯斯大教堂的前身是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娜神庙，石柱支撑着有三条狭长通道的长方形会堂，18世纪又赋予了它如画般的巴洛克风格。阿波罗神庙在时间的推移中，成为拜占庭式的教堂，后来又被改建为清真寺，改建为诺曼大教堂，最后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成为士兵的营房。

到处都是这样。老城区几乎没有一栋建筑不带有过去各个时代的痕迹，并且这些痕迹随意融合在一起。似乎原本就应如此。在这里，爱奥尼亚神庙秃秃的柱石成为拐角处房屋的基石，门廊上的文艺复兴风格吸收了伊斯兰建筑的漩涡形装饰特点，在城门下方可以看到破旧失修的砖石建筑，而不是繁复的装饰。时间流逝，建筑物风化，原本险峻的峭壁变得更加柔和。坐在广场上的咖啡馆向外看，有几条小路延伸到广场之外，只有那里才能见到间隔数米的新楼房，银行大楼：氧化铝，大块的玻璃，清水混凝土。这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愈合的断层。

我们看到的，是同化作用在逐渐减弱，还是陌生的外部世界在入侵，陌生的远离地中海的地区？

息拉柯斯

中午在潘加利（Pancali）广场附近的一家餐厅和沃查（Voza）教授进餐，



他是岛上东区的主教。听人说他是个很严谨的学者，完全没有地中海式的热闹感觉。然而，我在餐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教授活泼风趣，知识丰富，偏爱矛盾和难题。

我们就座后，沃查教授说，盗墓者是考古学家最好的帮手。盗墓的人有资金，有全套设备，也拥有对于古代遗迹的本能警觉和激情。他讲述了一队所谓的盗墓者，不久之前在岛屿的东北部一个被遗弃的酒窖里，凿穿墙壁时发现了罗马时期的别墅。贪婪有时候比求知欲更有生产力。

息拉柯斯

和沃查吃过午饭后游览整个城市。再一次感受到西西里吸收各种文化的活力。沃查提到拿破仑作为例子。拿破仑制定的法典虽然为西西里所接受，但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按照本地法进行了调整，法国的法律工作者无法再辨认出其中拿破仑法典的影子。西西里的生活准则是：通过顺从来反抗，通过转移，通过表面上的退让实现真正的反抗。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试图改变现状的人，没有一个确切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

沃查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展现了其丰富的知识，又在讲述中获得了独特的想法。我们穿过街道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两人只是在来来回回的闲逛，他有讲述的需求，而我有求知的渴望。几乎所有反对世界的人，不管你来自哪里，首先通过和自身距离的远或近来唤起兴趣。一旦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最为不起眼的地方都立刻变身为值得了解的东西。当托马斯·曼通过东尼奥·克略格尔的嘴说出他更愿意前往丹麦而非意大利时，谁相信他？旅行者们看到的景象，在他们的书中不断丰富，废墟、残迹和年久失修的建筑物，触动了拜伦，让他心生无限乐趣。基本上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也许原因在于，我们急于知道关于意大利的情况，而没有用心去看这片土地。不过，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游览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作者案语

再一次想到，只有思想能够帮助物体获得意义。石柱的残块，城堡，或者有争议的边界，都被岁月抚平，与意大利的风光溶于一体，只有通过人们的想